

詞學小叢書之九

謝秋萍編

吳藻詞子懋題

目錄

一、吳藻女士的白話詞·····	一
二、花簾詞選·····	七
三、香南雪北詞選·····	七

吳藻女士的白話詞

一

詞的發展隨着南宋之亡而衰落。元代曲子繼興，明代則有傳奇小說之盛，詞的生命已經是奄奄一息，微乎其微，完全不能與其他的文體爭衡了。可是，到了清代，詞體又突然發展起來。自從朱彝尊的極力倡導，造成了清詞壇裏面所謂『浙派』的局面。迨張惠言張琦兄弟起來，又造成所謂『常州派』的詞風。乾嘉前後，詞人輩出，錄而觀之，幾

可與兩宋爭盛。但這只是就詞發展的量一方面講，若估其價值，則異常的使我們失望！

原來清代文學的主潮，是向着復古的路上走，詞的發展也當然沒有離開這個圈套。雖有所謂『浙派』與『常州派』之分，却只有模擬對象之區別——前者模擬南宋，後者模擬北宋——都是在拾取宋人的睡餘，毫無時代的精神表現出來。那末，清詞雖多，亦奚以爲？我們只有對着這無數的清詞人歎息，惋惜他們枉費了天才和努力，却走入了歧路，不能造出一段值得珍貴的詞史出來。

話雖如此，却也未嘗沒有例外。我以為清代男詞人有納蘭性德，女詞人中有吳藻，真是兩朵稀罕的奇花，替清代蕪穢的詞壇放一些異彩！

關於納蘭性德，友人羅芳澤君校點的納蘭性德詞，有一篇很長的序文，介紹評論他的作品。（此書未稀出版）此外，我們也能常常在報章雜誌上讀到謳歌他的文章，這位薄命詞人可以說是不朽了。現在且讓我們來介紹這位不甚知名的第一流女詞家吳藻吧。

二

吳藻字蘋香，浙江仁和人。大約生于清仁宗嘉慶初年（一八〇〇年左右）幼居城東，其地水木明瑟，爲著名詞人厲鶚之舊居。魏謙升稱她：「幼而好學，長則肆力于詞。……嘗寫飲酒讀騷圖，自製樂府，名曰喬影。吳中好事者被之管絃，一時傳唱，遂徧大江南北，幾如有井水處必歌柳七詞矣。」（花簾詞序）于此可見作者在當代社會很負文名。她嫁與同縣的一位黃某爲妻。這位黃某大約不是一個文人，所以她的作集中並無唱酬之作，她也不會

提到她的丈夫，大約夫妻的感情總不頂好。

年青時候的作者，雖然得不到愛情的慰藉，却能夠拿藝術的生活來安慰她自己。作者的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，她工詩，善琴，嫻音律；她的詞尤爲同時的士女所傾倒。我們看她的作集裏面，題詞很多，可想見許多士女都是仰慕她的文名風采而向她乞詞。她在當時的地位很不壞，所往來的都是名媛夫人。她和她的女伴常常是過的富有藝術趣味的生活，這在她作品裏面看得出來。其花簾詞喝火令小序云：

「四月十六夜，泛棹北山，月色正中，湖面若鎔。戲拈小石投水，波光相激，月粼粼如貫珠。時薄酒微醺，繁絃乍歇。浩歌一闋，四山皆應，不自知其身在塵世也。」

這種境界，令人遐想。作者大約是一個風流瀟灑，帶一點名士風度的女子。她和妓女也有往來。在她贈吳門青林校書的洞仙歌，竟寫出「偏我清狂，要消受玉人心許。正漠漠烟波五湖春，待買箇紅船載卿同去」的艷句。但在她的憶江南則又寫出一種豪放的氣概：

「江南憶，最憶綠陰濃：東閣引盃看寶劍，西園聯袂控花聰，兒女亦英雄！」

作者過她那種富有詩情的生活，一直到三十歲左右，那時她的花簾詞已經出版了。他的同里魏謙升替她作序說：

「女士生承平之代，擅清麗之才；無牽蘿補屋之悴，有坐花邀月之樂……雖其中不無歌離弔夢，遣病言愁之作，仍以和平溫厚出之，蓋所遇然也……余嘗因趙秋舲進士家親串往來，得見女士神情散朗，有林下風……」

魏氏是她的同鄉，當然很知道她的身世。不過這序文是道光九年做的，道光九年以前的吳藻，只有二十多歲，她這時期的生活確是處樂境。三十歲以後，她的境遇便漸漸的變壞了。張景祁序她的第二作集香雪廬詞，有『中更離憂，幽篁獨處』的話。她自已替香雪廬詞作序，更很明白的說：

「……十年來憂患餘生，人事有不可言者。引商刻羽，吟事遂廢。此後恐不更作。因檢叢殘剩稿，恕而存焉。卽以居室之名名之。自今以往，掃除文字，潛心奉道。香山南，

雪山北，皈依淨土。幾生修得到梅花乎？」我們知道作者的香南雪北詞，（即香雪廬詞），是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印行的，那時作者至少四十多歲了。她的丈夫大概比她先死，其他的境遇也不順適，所以她竟獨自移家于僻靜的南湖去住（道光十七年），她才斷絕文字的因緣，她才拋却今生的希望。她才決心去皈依佛道，求來生的福慧。我們的作家，便從此靜默以終，不再在文藝上發揮她的天才了。

三

吳藻是浙人，而且歷居厲鶚之舊館，其詞應該很有『浙派』的風味。乃事實上她的詞完全與『浙派』的作風不合，沒有半點姜張的風味，反接近蘇辛一派。陳文述的序也說：

「……顧其豪宕，尤近蘇辛。寶釵桃葉，寫風雨之新聲；鐵板銅絃，發海天之高唱。不圖弱質，足步芳徽。……」

在花簾詞中我們很能找出些氣魄豪放的作品來，例如：

「生本青蓮界，自翻來幾重愁案，替誰交代？願掬銀河三千丈，一洗女兒故態。收拾起斷脂零黛，莫學蘭台悲秋語，但大言打破乾坤隘。拔長劍，倚天外。……」（金縷曲）

「半壁江山，渾不是鶯花故業。歎回首蕭條野寺，淒涼落月。鄉國烽烟何處認？橋亭卜卦誰人識？記孤城隻手挽天河，心如鐵。纔賦罷，無家別。早殉此，餘生節。儘年年茶坂，杜鵑啼血。三尺焦桐遺古調，一抔黃土埋忠穴。想哀絃泉底瘦蛟蟠，苔花熱。」（滿江紅）

江紅，題謝疊山遺琴）

這種沉放有力的詞，許多男作家都寫不來，不料却出自女作家的作集中，這是很可珍貴的。

可是，我們之所以要說吳藻接近蘇辛一派，並不是重視『豪放』這一層。我們是覺得吳藻能夠用白話來寫真性情，這才是蘇辛派的特色。蘇辛的好處，是在能夠用活的話語來寫壯健的男子的真性情；吳藻的好處，是在能夠用活話語來寫一個溫柔的女子的真性情。從她遺留下來的三百篇詞看來，大部分都是表示一個美的女性的作品；至于豪

放的詞，只是她一時的感慨而發，在她作集中不能算重要的部分。

我們試讀她的詞：

「燕子未隨春去，飛到繡簾深處。軟語話多時，莫是要和儂住？延伫，延伫，含笑回他：『不許！』」

「曉窗睡起簾初卷，入指寒如剪。一宵疎雨一宵風，無數海棠，瘦得可憐紅！分明人也因花病，幾度慵拈鏡。日高猶自不梳頭，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。」（虞美人）

『不怕花枝惱，不怕花枝笑，只怪春風年年此日，又吹愁到。正下帷趺坐沒多時，早蜂喧蝶鬧。天也何曾老？月也何曾好？眼底眉頭，無情有恨，問誰知道？算生來並未負清才，豈聰明誤了？』（連理枝）

『閑庭宇，秋如許，還增幾個寒虫語。一聲聲，一更更，難道今宵說到明？聽！聽！聽！

茶分乳，香銷炷，紅衾欲整從新住。且消停，再呼燈，凭眼籬邊，蛤粉牆陰，尋尋。」

（惜分釵，聞蛩）

「一樣黃昏深院宇，一樣有箋愁句，又一樣秋鏡和夢煮。昨夜也瀟瀟雨，今夜也瀟瀟雨。滴到天明還不住，只少種芭蕉樹。問幾個涼蛩階下語？窗外也聲聲絮，牆外也聲聲絮。」（醉相思）

這樣的絕妙好詞，必得是聰明多才的女孩子才寫得出來的。黃韻甫批評她的詞說：

「……初刻花簾詞，豪俊敏妙，兼而有之。續刻香南雪北詞，則以輕微婉約爲宗，亦久而愈醇也。嘗與研訂詞學，輒多慧解創論。」